

世界电影小说集



冯 由 礼 编
本集责任编辑：王雪明 王家龙

世界电影小说集 4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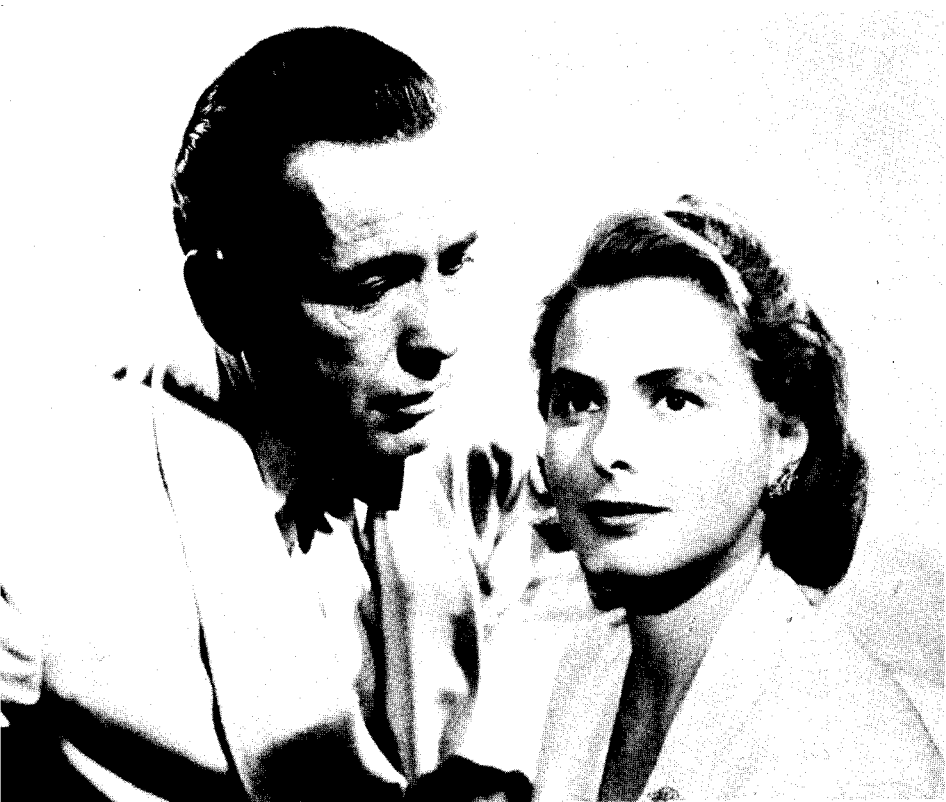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8 插页：4 字数：172,000

1983年3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48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20

定价：0.84元



《卡萨布兰卡》



《罗马11时》

《雾码头》





《乡村医生》



《战地钟声》

《门后的秘密》



目 次

罗马11时.....	杜 萌 (1)
雾码头.....	石 泉 (17)
青山翠谷.....	陈 梅 (39)
南方人.....	雷 雯 (56)
乡村女教师.....	马修雯 (70)
乡村医生.....	王家龙 (88)
战地钟声.....	陈玉通 (107)
卡萨布兰卡.....	高立志 (128)
紧急下潜.....	渝 生 (143)
美人计.....	一 青 (164)
剃刀边缘.....	陈宝光 (178)
三十九级台阶.....	晓 月 (199)
门后的秘密.....	米 兰 (219)
肖尔斯.....	薛赐夫 (235)

罗 马 11 时

(Roma, Orell)

意大利保尔—梅电兹电影公司出品(1952年)

编 剧：朱塞佩·德·桑蒂斯

巴西里奥·弗兰金纳

罗道尔弗·索涅古

西柴烈·柴伐梯尼

加尼·普契尼

导 演：朱塞佩·德·桑蒂斯

摄 影：奥·马尔台利

主要演员：卡·波洁(饰露仙娜)

莫·莱罗梯(饰南多)

耶·瓦尔济(饰安洁琳娜)

二次大战结束数年后，一个冬季的清晨，寒风料峭，铅灰色的天空不时落下一阵阵雨滴。罗马齐成泽大街上的街灯现在都熄灭了，而37号大门口却早已聚集了许多互不相识的姑娘。她们中有找不到工作的学生，有失业的工人、职员，甚至还有妓女。许多姑娘衣着单薄，头上顶着报纸挡雨，她们疲乏而清瘦的脸上显示出一种共同的期待。原来，这37号大门里的楼上，有一个商业事务所要招一名低薪女打字员，规定今天上午十一时开始报名。

天渐渐亮了，陆续到达的姑娘自觉地排起了队。长蛇般的队伍顺着围墙蜿蜒开去。一阵雨点落下，有些姑娘忍不住朝大门里面喊了起来，要求早点开门。早已愤怒的女看门人便同激动的姑娘们争执起来。一辆轧路机驶来，机器声、喧闹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。37号大门对面楼上的一扇窗子这时猛地打开了，一个十七、八岁的女佣人开始擦玻璃。当她正好奇地望着那嘈杂的场面时，驾驶轧路机的小伙子罗莫洛朝她喊道：“安洁琳娜，下来！”她正要仔细询问对面发生的事，背后传来了厉声的喝斥，端着架子的女主人命令她买东西去。安洁琳娜在窗口消失了，轧路机也开走了。

“他来了！”随着这一声喊，队伍乱了，这个消息象闪电一样振奋起人们的精神。一个被称作费拉里先生的男子，吃力地挤进大门，然后又随手把姑娘们锁在了门外。他那莫测



姑娘们排起了队

高深的神态，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猜测。这位先生刚进去，楼里又闪出一个律师模样的男子。他同费拉里打个招呼后，便径直走到大门前掏出钥匙，望着铁栅栏门外众多的姑娘犹豫起来。终于，他还是把大门打开了，可人还没走出去，便被汹涌的人流冲到大门一边。骚动的人们穿过院子，冲破楼口看门女人的抵抗，一直涌到四楼费拉里的办公室门口才止住。乘电梯先到一步的费拉里，望了一眼把狭窄的方形螺旋楼梯挤满了的姑娘们，就走进办公室，关上了门。

气喘吁吁的人们哈出的白气弥漫了整个楼梯间，队伍一直延续到楼外。站在最前头的是身材修长、精力充沛的洛列塔，旁边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和神情冷峻的阿德里阿娜。

一个姑娘打开了三、四层之间临街的窗户，向站在大门口的水兵招呼着。他们是在今天早晨的公共汽车站一见钟情的。水兵走到楼下，用写上地址的纸包上一块小石头，扔给这位名叫柯尔涅丽雅的美丽姑娘。



楼梯上挤满了姑娘

太阳穿出云层，阳光洒向大地。排着队的姑娘们有的在聊天儿，有的轻声吟唱，楼外队尾的两个姑娘在学跳桑巴舞。安洁琳娜提着装满食品的篮子，匆匆向离大门不远处停着的轧路机走去。

“罗莫洛，帮我看着篮子，我要去打字！”

“打字？你要打字？！”从轧路机底下爬出的小伙子吃惊地问。

“你简直欺负我是个女佣人！”安洁琳娜愤愤地喊了声便转身跑了。正巧，一个送咖啡的茶房要乘电梯去四楼，安洁

琳娜便装成和他是一起的，跟在他后面穿过队伍来到一楼电梯口。不幸被看门女人识破了，她急得快掉下眼泪，可还装出十分坚决的样子，硬靠着墙不走了。周围的姑娘原谅了她。人们的注意力渐渐集中到二层一个胖姑娘那里，她正读着报上招聘女佣人和女秘书的广告，一条条庸俗而苛刻的条件不时引起人们的议论和大笑。“为什么非要漂亮的？”柯尔涅丽雅问身边的一个姑娘，这泼辣的姑娘没直接回答，却举起她身旁一个丑姑娘的手喊道：“难道她就该饿死吗？”丑姑娘天真地讲述她找工作总是碰壁的经历。有个姑娘禁不住疑惑地问：“他们到底要什么样的？”于是楼梯上下掀起了一场议论。一位姑娘讲起有一次报名找工作，雇主非让她答应亲吻的条件，她没同意也就没有找到工作。洛列塔向后面的一位少妇说，她刚到罗马的一家事务所报名，人家叫她脱光衣服摆姿势，她差点气晕过去。有人告诉那少妇，结了婚的人很难找到工作，于是她把结婚戒指悄悄摘了下来。阿德里阿娜看见了这个情景，痛苦地低下了头。

门簧的响声一下子止住了全楼道的嘈杂。费拉里的女秘书出现在门口：“谁第一个进来？”她扫视着前面忽然变得胆怯的人们。没有回答。她不耐烦地对洛列塔说：“你来吧，小姐。”犹豫的洛列塔在周围女伴的鼓励下走进办公室。门外出奇的静。

鸦雀无声的楼道里听到了缓缓的、时断时续的打字声。不一会儿，装出一副神态自若样子的洛列塔走了出来，看得出她曾非常地激动过。女伴们拥上前询问，她说满有希望。接着，阿德里阿娜走进只有一个房间的办公室，见墙上挂满了各公司的广告，写字台、摆满货样的柜子和茶房睡觉的床挤

在一起，另外一张小桌子上摆着打字机。费拉里站在阿德里阿娜背后口授打字稿。考完，费拉里虽然感到技术上满意，但他和女秘书却对阿德里阿娜表现出的惊恐不安感到莫名其妙。当他问她是否干过打字员时，她突然失去控制地大哭起来。费拉里窘迫之下，生气地让女秘书把阿德里阿娜带了出去。阿德里阿娜走下楼，四面八方传来同情和愤怒的声音。

这时，费拉里走出办公室，扶着栏杆向不满的人们进行解释，并表示最多考四十个。洛列塔走到一楼电梯门口站好，看门女人过来问她为什么还不走，她回答说，看看到底有没有一点儿希望。她旁边的安洁琳娜正全神贯注地在一块硬纸板上做练习，每按一个字键位置，她都得找半天。

费拉里站在办公室临街的百叶窗前，疲倦地吩咐下一名进来。一个硬朗朗的声音使他惊讶地回过头来，原来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已经在座位上准备好了。“照着打吧。”费拉里声音未落，打字机爆发出一阵快得不可思议的打字声。他禁不住赞道：“真是个机枪手。”那妇女边打边说：“是个老机枪手。”她根本不看字键，飞快地打着字。门外的姑娘们也被这疯狂的打字声惊呆了。打字声戛然停止了。

站在二层楼梯上的露仙娜突然听到了她新婚丈夫南多的口哨声，他满脸绝望地走到楼梯下。露仙娜蹲下来，坚定地握住丈夫的手，使他相信她一定能考上。南多告诉妻子，在地下铁道转了一上午也没找到工作，只好去砖厂碰碰运气了。说完转身走了。

在四楼平台上，毕恭毕敬而又自信的“老机枪手”向费拉里告别。他望着下面，摇了摇头说：“你们怎么还都在这儿呢？！”楼梯下传来了露仙娜激动的声音：“稍等一下！”只见

她急急忙忙拨开莫名其妙的人们，大声嚷着：“对不起，我只讲一句话。”一下子就跑上了楼，闯进了办公室。费拉里也不得不进去了。本来想走的人不知出了什么事便留下来看热闹。这时，一阵不亚于“老机枪手”的打字声传了出来。这一来，大伙儿都激怒了，喊声四起。从办公室出来的露仙娜被包围在一片愤怒的指责和质问声中，说她应该排队。她好不容易颤颤地说了声：“我……我不得不这样。”更大的喧闹声轰然而起。姑娘们对她喊着自己的困难：丈夫失业，爸爸失业，没吃没穿的。一个姑娘喊道：“我也挤上去！让我过去！”于是不断向上挤的人们形成了强大的势力。上层的姑娘竭力挡住冲击，两股人流在二、三层间形成一个沸腾的漩涡，喊声震天。

就在这时，一声可怕的巨响压倒了一切声音，一段扶手和靠着栏杆的几个姑娘掉下去了，楼梯开始一级级地坍下去。碎石、残破的铁栏杆以及失足的姑娘们接二连三地坠落下去，惨叫声和震耳的坍楼巨响混在一起……

街上的人们先听到一声巨响，而后又是几声巨响，楼里冲出浓厚的尘烟。短暂的寂静又被一片呻吟和尖厉的呼痛声所打破。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。第一个冲向大楼的是罗莫洛。不久，一辆救护车尾随一辆救火车驶到现场，抢救人员迅速进入了战斗。一副副担架抬进抬出，一辆辆救护车来来往往。担架上的姑娘发出悠长而令人心碎的号泣，丑姑娘在两名救护人员的搀扶下，为自己失明了的眼睛呻吟着。罗莫洛搀着一跛一拐的安洁琳娜走来。她浑身是土，衣衫破碎，鞋也不见了。“我不能这样去见老爷和太太，我不愿意给他们开心。”她坚定地说着，边走边用手拍掉身上的尘土。露仙娜焦急地四处张望，突然，她看到了曾在二层楼梯上和她亲切交谈的

柯尔涅丽雅躺在一副担架上，她的面孔象死人般苍白。泪水一下充满了露仙娜的眼睛。站在不远的“老机枪手”挺直身子，冷冷地望着露仙娜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现在哭啦?!……这是谁的罪过?”露仙娜的眼睛睁得更大了，一只手本能地举到了颤抖的唇边。“你是罪魁祸首!”“老机枪手”凶狠地一扭头，慢慢地走开了。露仙娜感到了绝望，她呆呆地用手捂着嘴，好一阵儿才恢复了神智，马上跑开了。

乌云又遮住了太阳，隆隆的雷声闷闷地传来，掉雨点儿了。露仙娜跌跌撞撞地来到砖厂。在“工地管理处”的牌子旁排着长长的一队工人，南多在队伍里排着，突然看到穿过散乱的工具和建筑材料走过来的露仙娜，他赶紧迎了上去。露仙娜一头扑进丈夫的怀里，失声痛哭起来，她喃喃地说：“都怪我！是我的错。”

在现场，看热闹的人对这件触目惊心的惨祸争论不休，他们猜测着原因，估量着后果，闹成一片。一堆雨伞晃动着挤来挤去。当人们发现警察局长来到现场时，便围上去询问。警察局长只作了个手势，似乎在说“走着瞧吧”。费拉里先生和那位女秘书未遭厄运，他们乘上警察局的车走了。

医院门口，焦躁的人们终于不顾一切地向里面冲去。一时，病房及走廊里变得拥挤不堪，护士、医生、伤员和家属来来往往。受伤的姑娘们的呻吟，亲属的叫嚷，医生的吩咐声充塞了整个医院。一副担架抬着柯尔涅丽雅过来，医生马上命令把她送往手术室。柯尔涅丽雅的姐姐满脸绝望地找到手术室门口，从旁人递过来她妹妹的手提包中翻出一张纸条，她不时地看上一眼，那上面是水兵的姓名和地址。病房里一片凄惨景象：母亲和受伤的女儿抱头痛哭；丈夫焦虑地守在

呻吟的妻子床边；悲伤的小伙子亲吻着头缠绷带的情人。

阿德里阿娜床前，刚做完检查的医生向她的父亲作介绍后，劝老人把女儿接回家，庆幸她没有小产。医生说完走了，老人却惊得楞住了。女儿用手捂住脸，把头埋在枕头里。阿德里阿娜的父亲压低声音，要求女儿解释为什么辞掉好工作而另寻工作，要求她讲出怀孕的孩子属于谁。原来可怜的阿德里阿娜本在一家事务所当打字员，老板欺骗并诱奸了这位姑娘，而后就抛弃了她。面对父亲的追问，她痛苦而又固执地闭口不答。啪，愤怒的老人突然跳起来给女儿一记耳光。父女俩一时都心慌意乱地讲不出话来。这时，医生又走过来，看到这个情景，似乎明白了。他帮助阿德里阿娜穿好大衣，老人不安地先走了。望着父亲的背影，阿德里阿娜悄声向医生询问孩子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医生慈祥地笑着让她安心，阿德里阿娜便循着父亲的背影走了出去。

广播公司的技工出现在楼梯上和病房里，他们忙着安装麦克风话筒。医院门口的黑色大轿车里走出几个显要人物，他们来到病房。一名记者对着话筒告诉听众，市政当局前来慰问受伤者，并宣布当局将竭力予以救济的消息。随后便把话筒伸向一个个躺在病床上的姑娘，请她们发表谈话。每个姑娘都谈到失业的痛苦、找工作的艰难。记者却显出不耐烦的情绪。最后，他采访了一个叫柯拉拉的姑娘。姑娘在征求她爸爸的同意后说，她最大的愿望是唱歌，记者兴奋地将话筒送到她嘴前。一支情歌唱完了，唱得真是优美。记者拿过话筒接着说：“这位小姐的父亲也在场，他可以为他的女儿骄傲了。”然后，话筒递到柯拉拉父亲面前。这位不知所措的父亲终于憋出一句：“应该给所有的公务员加薪！”广播记者一

楞，抢过话筒，绷着脸悻悻地走开了。

住院者一律要支付住院费和医药费，这突来的消息闪电般地震惊了病房里的人们。柯拉拉的父亲不相信这一切，他奔向走廊，抓住迎面走来的一个卫生员，向她询问。周围又围上了许多家属和受伤的姑娘。卫生员证实了这个消息，并告诉他们只要有社会保险就不用着急。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姑娘喊道：“我们都是失业的人，哪有什么社会保险？！”卫生员又问：“有救济证明吗？”人们回答说没有。卫生员告诉大家说：“问题很清楚，住院费得你们自己掏。”人们愤怒地吼起来，有人撕下橡皮膏，有人扯下绷带，有人抓起酒精瓶子狠狠地摔到地上。

正当咒骂和抗议声响成一片时，一阵长长的铃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。病房的大玻璃门打开了，大家目不转睛地向那边张望。原来手术没能救活柯尔涅丽雅，担架后面跟着两个修女和柯尔涅丽雅的姐姐，她呜咽着，人人脸上都十分悲伤。有人在轻声地啜泣，一会儿，哭声越来越大，冲破了一时的寂静。

黄昏，两辆响着刺耳警笛的吉普车停在37号出事大楼的门口。警察局长和两名专家以及房主、建房工程师、费拉里先生下了车，他们拨开人群进了大楼。路边一位姑娘试图与费拉里交谈，被警察推开了。她失望地回到大门口的栅栏墙边坐下。洛列塔、“老机枪手”和一群姑娘坐在马路沿儿上等着，她们留在这里是为了作证的。姑娘们知道洛列塔是外乡人，劝她回去。洛列塔急得大叫起来，表示坚决不能回去。

随着几声喊叫，安洁琳娜的老爷和太太从37号大门对面的门里窜出来，在看门人的指点下，他们直奔一旁不远的帐